

海寧蔣方震著

裁兵計畫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行

裁兵計畫書

目錄

第一篇

第一章 導言一 裁兵與官長（兵禍之癥結何在？）

第二章 導言二 裁兵與兵卒（裁兵之要旨何在？）

第三章 導言三 裁兵與國防（裁兵後如何自衛？）

第四章 導言四 裁兵與國民（誰爲裁兵者？）

第二篇 總說明

第五章 本論一 關於人事者

計畫書甲 官長之人事整理計畫

計畫書乙 兵卒之退伍計畫

第六章 本論二 關於財務者

計畫書丙 欠餉之清理計畫

計畫書丁 官長之俸給規定

計畫書戊

(一)兵卒之直接退伍經費 (二)兵卒之間接退伍經費 (三)上項之

總計及新制度國防建設費

計畫書己 新制度國防計畫之用費概算表

第七章 本論三 關於器用者

計畫書庚 舊武器之整理

計畫書辛 新武器之設備

第八章 本論四 裁兵與國防諸機關之組織

計畫書壬 裁兵諸機關之組織法

裁兵計畫書

第一編

第一章 導言一 裁兵與官長（兵禍之癥結何在）

嗚呼裁兵之說，高唱入雲矣。雖然，吾猶記及二十年前之練兵論也。吾敢預言，敢斷言今日者，食練兵之賜，苦矣痛矣，含焉茹焉，而不能復忍矣。於是乎昌言裁兵也。裁則誠當，裁然而十年二十年之後，國人將拜裁兵之賜，而其苦其痛必有什伯倍於今日者。

距今十五年前，浙撫張曾敷曾以練兵事函招余，當時曾復之曰：「夫以不教之民，授之以不祥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吾恐今日之惟恐其無者，他日將惟恐其有。」當時之浙初未嘗有一兵，若今日之所謂陸軍者，曾幾何時而軍餉年九百萬，而猶爲各省中最完善之地也。吾當時之言，聽之者蓋藐藐焉。吾

亦知今日之言，聽者將仍藐藐焉如故。雖然則姑言之，姑言之者，一以告今日之汲汲皇皇謀利得於一隅，自以爲無患而不與聞當世之事者，一以告今日之慷慨激昂高談軍閥罪惡，自以爲一去兵而天下即可太平者。雖一動一靜性質迥殊，而其實在結果終必同歸於家破人亡而莫可救也。

練兵有法，裁兵亦有法。練兵不得法，於以得今日之禍。裁兵而不得法，於以得將來之禍。練兵者招之使來，裁兵者揮之使去。來必有道焉，去必有道焉。練兵二十年而於來之道仍瞢乎其未有聞，安所從而得去之之道乎？不知練兵者而使之練兵，其禍迄於今日而至矣。不知裁兵者而使之裁兵，則其禍之發於將來者，仍未有暨及也。

甚矣國人之好作籠統談也。忽然而言練兵，紛紛然欣其來也，如何而能來不問也。來後如何又不問也。忽然而言裁兵，紛紛然求其去也，如何而能去不問焉。去後如何又不問也。間有擇一二異聞以相告者，則指鹿爲馬，一闕以相趨。見外國兵之多。

識字也。則書生從軍之習。一時大昌。聞外國有兵工會議之說也。而移兵作工之議。又極一時之盛。不談內容。不談原因。惟表面結果。之是欣。是崇。頭腦之籠統如是焉。往而不失。敗。嗚呼。練兵也。興學也。立憲也。皆等是一邱之貉。惟兵禍獨其較亟者耳。吾今姑舉一事。實以相告。可乎？吾有友於光緒之季年。服役於保定。時當歲闌。中夜方飲酒。忽聞悲颯四起。驚起而視。則士卒夜聚於操場。懷鄉而相顧。慟哭也。嗚呼。兵之自厭也。業已久矣。何欣何羨而拚此七尺之軀。以易七元之餉。宣統之末。予嘗躬與於軍旅之事。其時各師方苦逃兵之多。乃設爲令。凡逃兵至若干以上者。罰其官而責之以償帶去之軍裝。其弊也。乃至下級官不敢開罪於兵。卒畏其逃。則損失甚大也。然余所率者。以僅僅四月之間。區區五百人之衆。而逃去仍至十人以上。成蹟猶爲最佳。民國三四年間。北洋各師散駐於大江流域。時召各師之代表於京師。而稽所逃兵數。則最少者十之一。五。最多者十之三。民國十年。余旅於浙。浙軍中有四千人。以紀律最善聞。而逃兵今年得六百餘人。其長官太息。余則告慰之曰。由今。

之道。雖以日德法美之民而處此。未有不逃者也。且恐猶有甚。是故自前清以迄今。日十餘年之間。逃兵之數。每年平均大概爲十之一。五乃至二。五。蓋猶至減之數也。客曰。信如是也。則裁兵何爲乎。讓其逃斯已耳。三年而去其半。五年七年而去其全部矣。雖然前逃而後補。其可奈何。不僅補而已也。且從而增其額焉。則又奈何。曰。然子知操補之增之之權者爲何人。而其所以必增之補之者。又何以故。兵之不能裁。官爲之也。官之不欲裁。生活爲之也。

嗚呼。吾今者乃掬其萬斛之淚。以告我國民矣。今天下之最可憐者。最可同情者。未有如今日之軍人者也。子毋視怒馬高車之赫然者爲也。彼其生活之苦痛。匪獨公等所不能知。卽彼自身亦不得而知之。惟東一鱗西一爪。千迴萬轉。以表顯於外者。乃不爲苦痛之呼號。而爲罪惡之積聚。譬彼赤子。彼不自知其痛。而但以啼表之。譬彼瘋顛。彼不自知其病。而但以狂表之。我國民今日徒見軍人之罪惡。而不見其罪惡之源之苦痛也。而彼軍人則亦習於罪惡。而自忘其苦痛。於以造成此兵不恤民。

民不恤兵之兩槩相搏相蕩而淪胥同歸於盡耗矣哀哉

是故今日而不言裁兵則已既欲裁兵而不思爲拔本塞源之計徒相與一閔則不惟兵終不可裁卽令能裁而其禍必將有甚於今日者此深識之士所當深念者也所謂軍人生活之苦痛者何在乎約而言之得二

一 爲物質生活之動搖 當清末練兵之始有聚六州之鐵以鑄成大錯者則任職授官之制未嘗確立是已及兩度革命而軍人之人事系統益紊亂人類之向上心乃一律變而爲僥倖向上者有階可尋譬之則貯蓄也僥倖無象可跡譬之則彩票也此爲動搖之第一步於此而升官之法有二途焉一曰鑽一巧取之近於陰性者也營長鑽焉而團長團長鑽焉而旅長不鑽者敗矣羣衆人之心思耳目一惟長官之喜怒顰笑之是瞻此舊派也而其流亦入於新派一曰革一豪奪之近於陽性者也旅長一革而師長矣師長一革而督軍矣不革者敗也羣衆人之心思耳目一惟部下之勾結連絡之是務此新派也而其流亦入於舊派鑽不一人革不一次於

是全國之多數軍人地位，乃爲此少數之革者。鑽者所動搖而局面乃相演於無窮而不可一日定此動搖之第二步也。於是天下軍人蓋分爲四大部其第一部則求生活而不得者也。東走胡焉南走越焉且相與期於局勢之朝夕或有一變而從而得一位置焉。此一類者雖今日不足以爲裁兵之障害而實爲裁兵後禍害之媒。凡今日之顧問諮議差遣等類悉屬之其第二部則目下有位置而生活危險之風襲於其心者甚深彼見夫求生活而不得之人之衆也恐一旦失其位置將無以資其生也於是日思所以自固其位置者此一類者聞裁兵之說而中心最驚反抗最烈而實居軍隊之中堅占大多數凡今日之連排長官是也。其第三部則位置較高能力較大思慮較深彼亦知生活之危險惟思得一機會席捲一大宗以去而外之則生活程度之日增內之則物質慾望之無止境也則亦惟是窮奔極追非至萬不得已必不肯潔身以退。此種人聞裁兵說則陽贊之而陰且圖其利也若今日各地之所謂重要人物者是也。其第四部則位置既高希望既遠勢若可以休矣然其志

意。既。爲。無。窮。之。慾。望。所。衝。動。其。地。位。又。爲。第。二。第。三。部。人。所。包。圍。而。外。則。又。爲。第。一。部。人。所。襲。迫。於。是。傀。儡。登。場。非。走。到。最。後。之。盡。頭。路。而。不。能。自。己。嗚。呼。彼。其。人。生。不。如。細。草。之。能。萌。能。芽。能。花。能。實。焉。彼。其。人。生。乃。同。落。葉。時。爲。生。活。之。狂。風。或。高。入。青。雲。而。墮。焉。或。下。入。泥。污。而。滓。焉。此。其。可。慘。爲。何。如。乎。讀。者。慎。毋。謂。彼。之。勢。洶。洶。焉。彼。其。心。中。若。上。若。下。皆。有。一。種。「不。知。命。在。何。時」之。直。覺。彼。其。苦。痛。蓋。無。路。可。以。解。決。乃。一。一。現。出。而。變。爲。無。量。之。罪。惡。嗚。呼。天。下。之。最。可。慘。傷。者。誠。莫。如。撥。開。罪。惡。之。黑。幕。而。發。見。其。人。性。之。苦。痛。者。矣。

吾嘗謂今日之中國，人才既日日毀其國家，國家亦日日毀其人才，彼等不幸不生於咸同時代，猶得博一提督總兵，安然以享其勞也；彼等不幸不生於英日德法，猶得爲國盡力，博勳章年金以耀其鄉里也。

一 爲精神生活之破滅 此其原因別爲三種：其一曰外人之勢力，如砧如錘，擊而碎之；其二曰生活之動搖，如風如浪，鼓而散之；其三曰社會之風尚，如鋤如鑿，穴而

通之小站之興。蓋在國民戰志摧殘而後。此大不幸也。此一切禍根所從來也。吾嘗謂「先求戰而後練兵者其兵強，先練兵而後求戰者其兵弱。」夫聚羣衆於一隅而志無所嚮。蓋未有不爲亂者。傷哉傷哉。三十年之軍事教育也。派學生請教習。求得種種知識。而其知識之結晶。則自殺是已。則於「我不如人」之觀念。加一重保障。是已。則取消其必戰之志。是已。吾蓋深見夫一二十年內。不論存。不論亡。一戰之終。不可免也。而曾與二三道德之最純潔。知識之最豐富者言之。而當其始。猶且以爲霧中山也。蓋庚子一役。自虛驕一變而爲頹喪。精神上受至大之打擊。而有志之士。方欲移植他人之制度典章於瓦礫場之上。萬語千言。僅僅得一「人家好中國不好」之直覺。知識可以誘導。直覺不能轉移。（除非自己）而軍人之精神生活。益受此濛氣之破壞者。深大本不立。萬事皆灰。此其一也。生活困難。其影響之及於精神者。小苦節之士。當世猶得見之。生活動搖。則影響之於精神者。大譬之一則行荆棘中。猶得得步進步。一則乘飛艇小舟。顛倒於空氣大浪中。非頭暈不可也。一日

暮途遠，人間何世，「彼雖對此，未嘗有明瞭之意識，而魔鬼之潛伏於第二意識中者，時時足以擾其神明，於是弱者則玩歲以愒日，強者則倒行以逆施，吾嘗謂小站練兵三十年，只有一時期，有朝氣，即北洋自二鎮擴充成六鎮之時期是也。此時之軍心，蓋能定而向前，嗣後即動搖矣。此其二也。秀才十年不第，雖怨怒而猶不至盡數爲亂者，蓋果其才猶能得社會一部之同情，猶足其爲情志慰安之一助。而今日之社會，則獎惡已耳，實利主義之興，無論才識學問，即名譽位置，亦無價值。惟多金斯爲貴耳。彼軍人固不能離社會而獨自生活，而一般之顰笑態度，在在足以移其心志。且彼亦自知社會之相對待者，亦惟是面從心違也。則隱然已有騎虎不能下之勢。於是放棄一切，而惟乘時自逞之一法，此其三也。嗚呼！彼其精神，乃真落魄前無所嚮，後無所歸。於是一部分則有入於梁漱溟先生所謂劣等宗教團體者，一部分則入於放縱生活者。其刺激較深者，則變爲自殺。此爲精神生活破滅之象徵也。因其罪惡而逆以制之，其勢逆發其苦痛而順以導之，其勢順軍官者，兵卒之製造。

所也。生活者一切行爲之所自生也。國民而真欲言裁兵乎，盍先求其癥結之所在。蓋今日問題已不在「應裁不應裁」而在「如何能裁」矣。

第二章 導言二 裁兵與兵卒（裁兵之要旨何在）

一時之裁兵易，永久之裁兵難；表面之裁兵易，根本之裁兵難；易所當利用也，難所當注意也。

今先言其根本裁兵之難者：

以節財爲唯一之目的而裁兵，則無怪糾糾者之掩耳而卻走也。何也，彼當兵之目的，所謂名譽，所謂義務，皆其表面文章也。其實所爲者，生活問題耳。裁兵可能也，裁生活，則不可能也。

今日招兵於交通較便經濟較發達之地，則除乞丐流氓外，實無一二人可得者。卽以鄉村論，而年較豐者應募亦較少。故今日招兵方向愈進而愈入於鄉僻。可知七元一月之招徠能力，已日見其縮小，而來者則爲此生活而來者也。

今之談裁兵者，其目光多注重於少數之野心家，而漠視夫多數之生活者，而不知彼野心者之所以能成爲問題者，正以多數之生活問題爲其後勁也。

去年湘鄂之役，其動機實發於武昌第二師之兵變，湘人以爲王氏十年自率之軍隊且如此，則北軍復何有抵抗之能力？及戰於羊樓司，而北軍戰鬪力之勉強乃出於意外，既勝而得其故也。蓋當時北軍之下級軍官曾發一種宣言：「吾輩今日非爲保王氏之位，置實爲保吾人自己之生活。」而兵卒皆殊死戰矣。

今當言其一時裁兵之易者：

嗚呼裁兵云云者，豈待至今日而爲國民所誦者哉！民國十年來兵禍固日見其亟，然就兵言兵，固無地無時不在裁汰中也，而其總數或較倍於今日現有之兵額。癸丑之役，南北蓋數十萬，帝制之役北方亦十餘萬，保定之役沿京漢線者蓋十萬，東西之役蓋亦二十餘萬，而平日自然之逃亡猶不計。此十年中只聞有因變而裁，初未聞有因裁而變者。

夫兵則誠無所爲也，彼其目的只在生活，苟有較善之生活可圖，則何取乎此勞苦危險之職業而戀戀不去也？且今日之兵，有並此固有之生活而不能維持者矣。欠餉若干月姑勿論，今日發裏衣分幾月扣，明日發毛布分幾月扣，食窩頭以療飢，衣重袷以禦寒，此皆非身入其境者不能喻其苦也！其極也，乃至軍隊於星期日不敢放假，放步哨以防兵之逃，而步哨乃先走。吾嘗歷遊南北與兵語，則異口同聲呼曰「不得已」。是故今日政府苟有一自由回籍之明令，則吾知至少當可去其三分之一。若能給旅費發欠餉，則三分之二亦屬不難。蓋一時的裁兵其爲易也如是。雖然此則雖裁而如未裁也。何也？生活問題終未能解決也。

多數之生活問題，只有一「改善」之一法，決不能使之消滅。故吾之所謂裁兵者，決非打破兵之飯碗，乃在改善兵之生活——即將兵的消費生活改善而爲人的生產生活——而此改善則固於事爲可能，而於勢爲極順者也。從此「改善」二字乃發見兵與匪之分界線，即兵對於改善爲順應的，匪對於改善爲逆應的，自「兵」

至「人」爲從苦到樂，自「匪」至「人」爲從樂到苦。故天下祇有以兵勦匪之事，而決無以兵裁兵之理，而兵又適處於「人」與「匪」之中間而爲其過渡者也。

稍有常識者皆知此後之國際競爭，將以經濟問題爲中心，而中國之最大危險與幸福亦卽在此。夫經濟之原素，則資本勞力土地也。歐戰以前彼軍國者汲汲皇皇以求殖民地，是困於無土地者也。其極也乃至於非洲一粒沙視爲至寶以相爭。歐戰以後，盡全力以求生產，而最感苦痛者乃在勞力，是困於無人者也。其極也乃至於國家特設法律以保護幼孩。此種缺地缺人之苦痛，固爲中國所夢想不到。而中國今日之困於資也，至於借債以度日，則亦爲世界古今所夢想不到者也。雖然，中國果無資乎？——二萬萬一年之軍事費——此而非資更孰所從而得資乎？

今苟有實業家於此，吾將告之曰：吾有一年二萬萬之資本，吾有一百萬之壯丁，吾又有無盡藏之土地，吾能從事於生產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其曰能。然三尺童子

之所謂可能者，而大人先生負國之重者，皆拱手謝曰：不可能。不可能。

夫言果不可以若是其易也。歷史上當末運之朝，其政府必奇窮，然以較之開創之新朝，則其收入猶多數倍。彼亦未嘗不思節省也，而周遭之景況，有若迫之似不能不然者。蓋人類之因襲故常，儘有人人可能之事，而當其時，則視爲萬萬不可能者。此種不可能，蓋原於一種心理狀態，有若催眠然，除將此變狀之心理一變而外，別無他法。而事實上困難則固可列舉其故，而一一設法以求解決之者。

其一，則錢的問題。今之兵費號稱二萬萬，其實皆死物也。其效率乃等諸零。何也？一錢頂一費，已拮据而有所不足，則所謂周轉能力者，已喪失淨盡也。今欲使此廢物發生效率，則至少必有相當之準備金，而效率之大小，一視其準備之大小以爲衡。雖然此種母金，不難於「得」，而難於「用」。所謂難於用者，敗家之子，常以購米之錢，供一博之用，在常識上可斷爲必無，而事實上乃實有夫敗家之子，猶自業自得也。彼聰明之財政家，利用「借債由我還債，由他」之法，以發自己之財，而重他。